

大国竞争强度、美国对越承诺与 越南对美追随的演变^{*}

方 晓 周方银

内容提要：越南是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后积极拉拢的对象。然而，越南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却有着不同的回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表现出较高热情并积极配合，对特朗普版“印太”战略态度谨慎，对拜登版“印太”战略则有着一定热情并有限配合。越南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态度，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强度与对越南的承诺及承诺的可信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度决定了越南所遭受的风险大小；美国对越承诺及其可信性决定了越南所能获得的收益。奥巴马政府对华竞争强度小且对越南的承诺高/可信性高，使得越南在较小风险下可以收获较大收益，越南得以积极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强度大但对越南的承诺可信性低，使得越南在较大风险下收益有限，越南从而谨慎配合其“印太”战略。拜登继续对华高强度竞争，但却提升了对越承诺可信性，使得越南在较大风险下的收益上升，使其愿意有限配合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随着大国竞争长期化，越南将坚持更为审慎的“竹式外交”，其政策行为将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对越政策的波动而变化。对此，中国应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对越美政治配合与安全合作保持警惕。

关键词：越美关系 “亚太再平衡” “印太”战略 承诺可信性 追随

作者简介：方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本文获第74批博士后基金资助面上项目“大国竞争下东盟国家的平衡与摇摆及我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3M740756）与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高等教育专项课题“美国介入南海后越南的外交政策及我方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023GXJK284）的资助。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一、引言

自2009年以来，美国相继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太”战略的实施推动对华竞争。中美大国博弈对于越南而言是一个重要机遇，可以顺势借重美国的力量以更好地在中越关系中维护自身利益。越南因而总体上欢迎美国的对华战略。不过在外交实践上，越南在不同时期对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却有着不同的回应。

在奥巴马时期，越南积极响应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上，美国更为主动地与亚太区域的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联系，并利用2014年的“海洋石油981”事件^①挑拨中越关系。在经济上，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进程，力图在亚太建立一套排除中国的经济安排。在安全上，美国加强了对亚太的军事部署。越南则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三个领域积极响应了美国。在政治上，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于2013年7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越美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2015年7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实现了越共中央总书记对美国的历史性首访；越南还欢迎美国在“海洋石油981”事件上对中国的批评。在经济上，越南于2010年就加入了TPP的谈判，并于2016年2月正式签署该协议。在安全上，越南在2010年与美国开始了第一次双边军事演练，于2015年6月与美国签署《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并于2016年奥巴马访越时成功争取美国完全解除对越的武器禁运。

在特朗普时期，越南对特朗普政府所发起的“印太”战略却趋于谨慎。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正式发起对华竞争，并随之以“印太”战略代替“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上，特朗普政府广泛推广针对中国的“印太”概念。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加强了对中资企业的投资审查，甚至扬言要与中国“脱钩”。在安全上，特朗普政府将南海视为与中国竞争的重要地带，不仅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还首度邀请越南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然而，越南配合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积极性大为下降。在政治上，越南不愿接受“印太”概念，同时避免在“万安滩

^① 2014年5~7月，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正常钻井作业，遭到越南方面的无理指责和干扰。越南国内也因此爆发大规模反华游行和暴动，中越关系严重恶化。

事件”中跟随美国批评中国。在经济上，越南在是否禁止华为 5G 问题上态度模糊并强调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在安全上，越南慎重对待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同时，越南在 2019 年还通过发布《国防白皮书》再次重申自己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的基本立场。

在拜登时期，越南配合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积极性有所回升，但仍然有限。在政治上，拜登政府多次向越方表示希望升级双边关系。在经济上，拜登政府提出供应链韧性战略，并发起“印太经济框架”。在安全上，拜登政府借助与盟国的“小多边”合作介入南海，同时还继续对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在这一阶段，越南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配合积极性较特朗普时期有所上升。在政治上，在拜登政府的多次拉拢后，越南于 2023 年 9 月拜登访越时同意将越美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同时，越南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拒绝选边站。在经济上，越南于 2022 年 5 月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并于 2023 年 5 月与其他成员国一起达成了供应链协议；同时在 2023 年 9 月拜登访越期间同意与美国就半导体制造和稀土开采展开战略合作。在安全上，越南拒绝参加拜登政府在南海构建的“小多边”安全机制。

表 1 越南在不同时期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回应概况

	政治	经济	安全
奥巴马时期	越南国家主席访美时提升双边关系为全面伙伴关系；越共中央总书记首次访美；欢迎美国在“海洋石油 981”事件上批评中国	积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与美国开展双边军事演练 与美国签署《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 成功促使美国完全解除对越武器禁运
特朗普时期	谨慎对待“印太”概念；在“万安滩事件”中避免跟随美国批评中国	在是否封禁华为 5G 问题上态度模糊；重视对华贸易（反对“脱钩”）	仅派遣参谋人员参加 2018 年“环太平洋军演”； 主动取消与美国的军事演练； 明确拒绝参加军事联盟
拜登时期	在美国主动要求下于美国总统访越时同意提升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公开表示拒绝选边站	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同意与美国就半导体制造和稀土开采展开合作	不参与美国在南海构建的“小多边”安全机制； 拒绝就台湾问题发表意见； 不愿在俄乌冲突中追随美国立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面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为什么越南积极配合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

衡”战略，却对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态度谨慎，但随后又提升了配合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积极性？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本文将从越南在中美越三角关系中的位置及所追求的三角关系态势这一视角切入，并根据美国对华竞争强度、美国对越承诺大小以及美国承诺可信性三个变量进行分析。越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在周边中小国家中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同时与我国有着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并且还是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因此，对于越南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追随美国战略程度的分析将有助于探究周边中小国家在中美间的战略选择及其逻辑，从而为排除美国因素对周边外交的干扰并更好地构建中越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

二、文献梳理

对于影响越南对美政策的因素，现有研究主要提供了如下视角。

其一，由于越南对华具有高威胁认知，越南需要联合美国以制衡中国。黎洪和（Le Hong Hiep）指出，越南通过深化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来软制衡中国。^① 阮功松则更进一步认为，由于中国对越压力增强以及美国主动向越南示好，越南已经放弃了对冲战略转而与美国加强合作。^② 达伦·利姆（Darren J. Lim）和扎克·库珀（Zack Cooper）认为，越南与美国共享的安全利益超过了与中国共享的安全利益，俨然成了美国的潜在伙伴而非对冲国家。^③ 这一视角解释了越南愿意与美国加强合作的原因，但却不能充分解释越南对美战略的配合程度变化。首先，中国始终对越南采取睦邻友好的安抚政策，对越外交在近十多年来并没有发生显著转向。即便中越于2014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海上对峙，中国仍派出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越南，同越南高层保持沟通。可见，中国对越政策并不是导致越南对美外交变化的主要原因。其次，越南对华威胁认知在近十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受到历史记忆和南海争端的影响，越南始终对华具有高威胁认知。因而，对华威胁

^① Le Hong Hiep,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5, No. 3, 2013, pp. 358-359.

^② 阮功松：《从“避险”到“软制衡”：美国的策略如何改变越南的中国政策，2014~2019》，载《问题与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4~171页。

^③ Darren J. Lim and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4, 2015, pp. 709, 718-721.

认知视角也不能解释越南对美政策的变化。

其二，由于越美外交目标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越南既需要联合美国也必须与美国保持距离。康灿雄（David Kang）发现，在推进双边关系发展方面，美国比越南要更为主动，并形象地将这种现象比喻为“美国是热情的追求者，越南是不情愿的约会对象”。^① 越南社科翰林院学者阮庆云和阮春忠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对越南的经济摩擦以及越南担心美国干预内政等原因，阻碍了越南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② 管浩认为，由于越南与中美在一些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越南将继续采取“不站队”的平衡政策。^③ 宋清润和杨耀源认为，美越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越战阴影致使两国关系难以彻底改善。^④ 顾强和章钊铭也认为，由于越南与美国在意识形态、外交和国防政策、南海秩序安排上存在分歧，越美南海合作存在诸多限制。^⑤ 这一视角指出了越南发展与美国合作关系的限制性因素，但也无法解释为何越南对美国战略配合程度变化的原因，更无法解释越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正日益缩小的现实和趋势，具体体现为：时任越南驻美国大使何金玉于2018年9月接受越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政府已表示愿意尊重越南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⑥ 2022年5月，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珀（Marc Knapper）接受越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两国关系建立在尊重彼此政治制度的基础上。^⑦

其三，越共领导层权力格局的变化导致越南外交政策的转变。赵卫华表示，以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南温和派主张与中国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方面展

① David C. Ka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15.

② Nguyen Khanh Van & Nguyen Xuan Trung,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Future?”, *India Quarterly*, Vol. 77, No. 2, 2021, pp. 245-247.

③ 管浩：《越南将继续采取“中美平衡”的外交策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第156页。

④ 宋清润、杨耀源：《美国与越南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与制约因素》，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5期，第63页。

⑤ 顾强、章钊铭：《“成本强加战略”下美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与局限》，载《南洋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58~61页。

⑥ 《美国致力于尊重越南的政治制度》，越南加新闻网，2018年10月2日，<https://www.vietnamplus.vn/hoa-ky-cam-ket-ton-trong-the-che-chinh-tri-cua-viet-nam-post527505.vnp>。

⑦ 《马克·纳珀大使：越南与美国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并得到日益发展》，越南政府新闻网，2022年5月10日，<https://baochinhphu.vn/dai-su-marc-knapper-quan-he-viet-nam-hoa-ky-chua-bao-gio-tot-dep-nhu-hien-nay-va-khong-ngung-phat-trien-moi-ngay-102220509160946072.htm>。

开合作，并在中美之间采取“双向制衡”的平衡政策。^① 梁策指出，越共十二大上以阮富仲为首的亲华派战胜了以阮晋勇为首的亲美派，越南得以继续维系与中国的友好关系。^② 李大陆也发现，在2010~2014年，越南对华采取了强调对抗的对抗性对冲，而从2015年起转而采取了对抗和合作兼顾的均衡性对冲，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越共十二大前后越南国内政治结构趋于集中。^③ 这一国内政治视角可以有效解释越南对华外交从强硬激进到务实温和的巨大变化，但仍无法解释越南对美外交的演变。其原因在于，推进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是越共高层的共识，即便主张对华理性温和的领导人也同样认为，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影响力。2015年7月，阮富仲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上负有责任，越南欢迎美国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合作。^④

那么，在中美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且越南对美外交政策又没有产生较大转向的背景下，何种原因导致了越南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和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所具有的不同态度呢？鉴于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强度发生了由温和到激烈的显著变化，本文认为，越南对美国战略的响应程度与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强度可能存在联系。同时，考虑到美国对越南的承诺也是影响越南对美外交的重要因素，本文还认为，美国对越南的承诺以及承诺可信性大小，也会对越南对美外交产生影响。

三、理论框架

（一）美国对华竞争强度

美国对华竞争强度指的是，美国发起对华竞争过程中其竞争战略对中国

① 赵卫华：《〈中国工程〉与越南的“双向制衡”战略》，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1辑，第216~225页。

② Ce Liang, “The Rise of China as a Constructed Narrative: Southeast Asia’s Response to Asia’s Power Shift”, *Pacific Review*, Vol. 31, No. 3, 2018, p. 281, pp. 284-288.

③ 李大陆：《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107、118~122页。

④ 阮富仲：《坚信党的领导，一切困难都能克服》，河内：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2018年版，第656~657页。

利益的损害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程度，主要根据某一时期内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与美国实际实施的对华政策并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将其分为对华强竞争、对华弱竞争和对华无竞争三个类型。其一，美国对华强竞争意味着，美国在国内战略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战略实践中采取了削弱中国实力或影响力的政策行为，中美关系因此严重恶化。其二，美国对华弱竞争意味着，美国在国内战略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但在战略实践中却采取了削弱中国实力或影响力的政策行为，中美关系因而恶化较轻。其三，美国对华无竞争表现为，美国在国内战略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同时，在战略实践中也没有采取削弱中国实力或影响力的政策行为，中美关系因而无明显恶化。

这一解释因素来源于越南在中美越三角关系中的位置。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取决于其所占据的物质实力，并形塑了该国的位置性利益从而进一步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① 由于实力最弱小，越南在三角关系中处于最弱势的位置，必须谨慎回应三角关系的体系指令。当美国对华无竞争时，美国缺乏拉拢越南的动力，越南将独自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中国，从而陷入较大的焦虑中。^② 当美国对华弱竞争时，美国对拉拢越南产生了一定兴趣，中国也将为防止越南倒向美国而对越南采取安抚政策。这种温和竞争状态也使得大国不会建立相互排斥的势力范围。^③ 因此，越南具有同时与中美维持合作关系的空间。当美国对华强竞争时，美国将大大加强对越南的拉拢和控制以确保越南站在自己一边。但同时，中国为了防止美越联合损害自身国家利益，也将采取安抚和强制兼顾的政策以劝诫越南不要选边站队美国。由此，越南被迫选边站的风险增强。

越南在中美夹缝中的总体外交目标是，尽可能利用自身能动性在不同三角关系形态中力求取得最优结果。当美国对华无竞争或弱竞争时，越南需要主动争取与美国合作或积极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以确保美国仍有兴趣与自

①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3~113页。

② B Womack, "Managing the Vietnam-China-United States Triangle", *VNU Journal of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 32, No. 1S, 2016, p. 5.

③ 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第42页。

身建立合作关系。当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性强时，越南则需要减轻或淡化对美国的配合，以避免被美国胁迫而被迫选边站队。

（二）美国对越承诺及其可信性

美国对越承诺指的是，美国为促使越南配合自己的对华竞争战略乃至完全站队自己一边而向其释放的信号，即美国将提供持续帮助以弥补越南因与中国关系恶化而面临的损失。如果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越南将在经济发展与维护南海既得利益两方面遭受损失，因而亟需美国在这两个方面许下提供帮助的承诺。所以，越南对美国承诺的主要判断方式是观察美国战略文件、官方声明或领导人发言中关于美国为越南提供帮助的具体领域。如果美国在上述文本中仅提出将加强敏感性较低的经贸联系或支持越南加入国际经济组织，而没有提及在敏感性较高的南海争端中支持越南，则表明美国对越承诺程度较低。如果美国在这些文本中不仅提出将加强经贸联系或支持越南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更指出将在南海争端中支持越南，则表明美国对越承诺程度较高。

与美国对越承诺相伴而生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对越承诺的可信性。对于承诺接收者而言，判断承诺可信性的方式是观察承载承诺的信号成本是否昂贵。释放昂贵信号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捆绑双手”（tying hands），即承诺者通过对自己的行为主动增加束缚，由此增大此后违约的困难与成本；二是“沉没成本”（sink costs），即在承诺做出前就已在双边关系中投入的不可收回的成本。^① 因此，越南判断美国承诺可信性的主要方式一是观察美国的行为是否承载着巨大的事后违约成本；二是美国是否提前支付难以撤销的前期成本。

越南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② 而越南的最高国家利益是坚定维护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③ 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越南对美政策的目的是尽可能获取美国的资源与支持。综合而言，当

^①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1997, pp. 68-90; 曹德军:《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脉络评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147~149、151~153页。

^② 《第十三届党代会外交路线继承、发展和完善的外交路线创新时期》,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21年11月29日, <https://dangcongsan.vn/thoi-su/duong-loi-doi-ngoai-dai-hoi-dang-xiii-ke-thua-phan-trien-va-hoan-thien-duong-loi-doi-ngoai-thoi-ky-doi-moi-598434.html>。

^③ 严氏青翠:《确保当前背景下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载《共产主义》2022年第4期。

美国向越南承诺将持续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或安全支持并且这一承诺可信性高时，越南就有较大的动力追随美国的对华战略；当美国向越南承诺将持续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或安全支持但这一承诺可信性低时，越南追随美国对华战略的动力将大为下降。

（三）越南对美国的追随

本文的因变量是越南对美国的追随。所谓追随，是指弱国为了获得潜在收益而与更强大的大国联合的行为。^①越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并应对中国“威胁”而不断寻求推进与美国的合作，因此，越南的对美政策可以被视为一种追随政策。当美国未对中国发起竞争时，美国漠视与越南的关系，越南对美国的追随因而表现为主动争取与美国合作，以更为主动的合作姿态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当美国对中国发起竞争时，美国重视与越南的合作关系，越南对美国的追随因而表现为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越南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程度可以被区分为：积极配合，即当越南所获得的收益大于风险时，其全面参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遏华政策；有限配合，即当越南所获得的收益约等于风险时，其选择性地参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部分遏华政策；谨慎配合，即当越南所获得收益小于风险时仅与美国维持合作关系，其避免直接参加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遏华政策。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竞争强度与美国对越承诺及其可信性的结合可以得到五种不同的形态组合，并对越南对美国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见图1）。其中，美国对华竞争强度是自变量，美国对越承诺由于受美国对华竞争强度影响因而是中间变量，而美国对越承诺可信性会制约中间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从而属于条件变量，越南对美国的追随则属于因变量。^②

第一，争取美国合作。美国尚未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无需拉拢越南，因此对越承诺较低。为了确保美国能持续关注南海和东南亚，越南相较于美国更为积极主动地提升双边合作关系，越南对美国的追随形态因而表现为主动争取与美国合作。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 74.

^② 关于自变量、中间变量和条件变量的定义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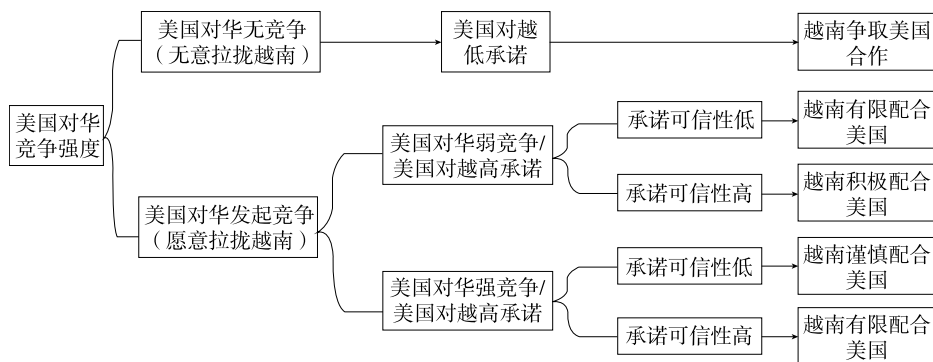


图 1 越南对美追随的类型与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有限配合 I。美国对中国发起较弱竞争并对越南许下较高承诺，但承诺可信性低。一方面，由于美国对华竞争强度较弱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较低，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风险较小；另一方面，美国的承诺可信性偏低导致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收益偏低，越南因而有意愿配合但不敢完全配合美国，仅选择性地配合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中的某些政策。

第三，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发起较弱竞争并对越南许下较高承诺，并且承诺可信性高。一方面，由于美国对华竞争强度较弱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较低，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风险较小；另一方面，美国的承诺可信性偏高使得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收益较高，越南因而有较强意愿配合美国对华战略，并参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各项主要政策。

第四，谨慎配合。美国对中国发起较强竞争并对越南许下较高承诺，但承诺可信性低。一方面，由于美国对华竞争强度较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较高，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美国的承诺可信性偏低使得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收益较低，越南因而无意愿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并避免参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各项具体政策。

第五，有限配合 II。美国对中国发起较强竞争并对越南许下较高承诺，并且承诺可信性高。一方面，由于美国对华竞争强度较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较高，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美国的承诺可信性偏高使得越南配合美国战略的收益较高，越南因而有意愿配合但不敢完全配合美国，仅选择性地配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某些政策。

四、实证分析：越南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态度

越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受美国对华竞争强度和美国对越承诺及其可信性的影响，越南对美国的追随行为依次表现出“争取美国合作”“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谨慎配合美国对华战略”与“有限配合美国对华战略”这四种形态。^①

（一）克林顿、小布什时期：无直接竞争、低承诺及越南争取与美国合作

1. 克林顿、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接触与合作

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为接触与合作。在对华政策上，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5月摒弃了将中国最惠国地位与中国人权记录相挂钩的做法。克林顿在宣布该政策的演讲中表示：“促进中国自由的最佳途径是美国加强和扩展对中国的接触。”^② 克林顿政府还认为美国应与中国开展更为广泛的接触，在经济上助力中国发展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在安全上鼓励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机制。^③ 此外，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时任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国全面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的利益”。^④

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初，一度将中国认定为战略对手。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在全球发起一场针对恐怖分子的战争。^⑤ 小布什政府随即转变对华政策并将中国视为反恐伙伴。2001年10月，小布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表示中国是美国反恐怖主义的重

^① 克林顿、小布什时期越南对美政策并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但为了更好地验证本文理论框架的有效性，本文将这一时期的越南对美外交实践也纳入实证分析中。

^② “President Renews China’s MFN Trade Status; End Linkage with Human Rights”, *Foreign Policy Bulletin*, Vol. 5, No. 1, July/August, 1994, p. 41.

^③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1994, p. 24.

^④ 《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网站，2007年5月24日，https://www.gov.cn/ztl/zmdh/content_624352.htm。

^⑤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2002, p. 5.

要合作伙伴，“美国愿意同中国一起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① 小布什政府也同时期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积极作用。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演讲中称，美国需要敦促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呼吁中国与美国合作巩固现存的国际体系。^② 2006年4月，时任总统布什在欢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时也表示，美国欢迎和平、繁荣的中国，并欢迎支持国际规则的中国崛起。^③

2. 克林顿、小布什政府对越南的低承诺

克林顿、小布什政府均主张对华接触与合作，缺乏大力拉拢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兴趣。克林顿政府强调“欧洲稳定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④ 仅就发展贸易、促进和解与合作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向越南发出合作呼吁。^⑤ 小布什政府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美国漠视越南的战略地位，仅向其承诺加强经贸联系并支持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将帮助越南进行市场改革以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⑥ 小布什在2006年发布的美越联合声明中强调，坚决支持国会尽早批准与越南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在2008年发布的美越联合声明里表示，欢迎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化，并认为经贸联系对于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⑦

① 《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中国驻印度大使馆，2001年10月21日，http://in.china-embassy.gov.cn/ssygd/fdkbzy/fdkbzyxw/200110/t20011021_2364157.htm。

②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September 21,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③ “President Bush and President Hu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ipate in Arrival Ceremony”，The White House, April 20, 2006,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04/20060420.html>。

④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p. 21.

⑤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00, https://clintonwhitehouse4.archives.gov/WH/New/november2000/speeches11_17.html。

⑥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2006, p. 28.

⑦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06,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11/20061117-4.html>；“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The White House, June 25, 2008,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6/20080625-4.html>。

3. 越南主动争取美国合作

由于缺乏美国的拉拢，越南对发展越美关系展现出了远高于美国的积极性以主动争取与美国合作，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加强双方高层来往、经济上强调融入国际经济、安全上加强对美军事合作。

第一，越南领导人多次访问美国，试图增进与美国的关系。在越美关系正常化的当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借参加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之机，顺访美国并与克林顿会谈。为了进一步加强越美关系，时任越南总理潘文凯又于2005年6月访问美国，希望美国消除对越南的误解。^①2007年6月，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访问美国，并在访问期间公开表示愿与美国发展友好伙伴关系。^②

第二，越南强调要“积极融入国际和区域经济”，^③并在落实《越美贸易协定》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更为有求于美国。首先，为了敦促美方尽快落实已经签署的《越美贸易协定》，越南于2001年下半年派遣前驻美大使黎文庞访问美国。在黎文庞的活动下，美国最终同意于当年12月接受越方递交的公函，^④《越美贸易协定》进而正式生效。其次，越南认为要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为此，2005年潘文凯访美时也公开宣称，此行目的之一是寻求美国对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⑤

第三，越南与美国建立起了防长互访机制，并促使美国松动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首先，自2000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访问越南后，越南和美国间基本形成了国防部部长每三年互访一次

① 《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布什先生》，越南快讯网，2005年7月4日，<https://vnexpress.net/toi-da-tim-hieu-tong-thong-bush-rat-ky-2030192.html>。

② 《越美关系新篇章》，<https://tapchiconsan.org.vn/web/guest/chi-tiet-tim-kiem/-/2018/9163/trang-moi-trong-quan-he-viet-nam--hoa-ky.aspx>。

③ 《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5年9月24日，<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an-chap-hanh-trung-uong-dang/dai-hoi-dang/lan-thu-ix/bao-cao-cua-ban-chap-hanh-trung-uong-dang-khoa-viii-ve-cac-van-kien-tai-dai-hoi-dai-bieu-toan-quoc-ix-1546>。

④ 《美国解除对越南禁运，黎文庞大使泪洒华盛顿》，《越民报》官网，<https://danviet.vn/giot-nuoc-mat-cua-dai-su-le-bang-giua-washington-dc-trong-thoi-khac-my-xoa-bo-lenh-cam-van-viet-nam-20200914000334313.htm>。

⑤ “Vietnamese Leader Begins U. S. Visit”，The Washington 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5/06/20/vietnamese-leader-begins-us-visit/bb0bca49-9a22-435a-a542-8ba396a27c92/>。

的机制。其次，作为美越军事合作的关键领域，美国对越武器出口也在这一时期随着越美关系的改善获得了进展。小布什政府于 2006 年 12 月取消了对越南出售非致命性军用物资的禁令，又进一步在 2007 年修改武器贸易条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性武器，这标志着美越军事互信已初步建立。^①

（二）奥巴马时期：弱竞争、高承诺/可信性高、越南积极配合美国战略

1. “亚太再平衡”与美国对华弱竞争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发起了强度较弱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国战略文件与领导人讲话仍将中国定义为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奥巴马政府在阐释“亚太再平衡”战略时仍表示，“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崛起”，指出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另一方面，美国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却实际上采取了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在政治上，美国重新激活了与泰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并改变了在南海争端中的“中立”立场。在经济上，美国纠集 11 个亚太国家成立 TPP 以限制中国的出口和对外投资、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在安全上，美国增强了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如 2012 年 6 月，时任美国防长莱恩·帕内塔（Leon Panetta）在香格里拉论坛上表示，将在亚太地区部署 60% 的海空力量。^③总之，奥巴马政府对华竞争的目的在于保持亚太地区的“低烈度紧张”，避免与中国冲突。^④因此，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期较为稳定。

2. 奥巴马政府的高承诺及高可信性

出于对华竞争的需要，奥巴马政府向越南许下了程度较高的承诺。首先，奥巴马政府承诺支持越南经济发展并帮助越南加入 TPP。2013 年 12

^① 罗会钧：《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139 页。

^② “Fact Sheet: Advancing the 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6,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1/16/fact-sheet-advancing-rebalance-asia-and-pacific>.

^③ “Panetta: Pentagon to Shift Warships to Pacific”, CBS News, June 1, 2012, <https://www.cbsnews.com/news/panetta-pentagon-to-shift-warships-to-pacific/>.

^④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2 期，第 31 页。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访问越南期间强调，越南有潜力成为美国在本区域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① 其次，奥巴马政府开始明显在南海争端中偏袒越南。2012年6月，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严重伤害了中越关系。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7月访问越南时，“高度赞赏越南为通过外交合作解决争端和缓解南海紧张局势所做出的贡献”。^② 2016年5月，奥巴马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演讲时更是向越南承诺，在南海问题上将通过“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来维护伙伴国的南海利益。^③

奥巴马政府通过“捆绑双手”与“沉没成本”成功地向越南表达了其承诺的高可信性。“捆绑双手”表现为改变南海问题的“中立”立场、推进与越南共产党的合作关系、支持越南加入 TPP。美国如果在未来制定与这些行为相悖的政策将有损美国在越南面前的信誉，因而这些行为具有可信性。首先，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于美国的南海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正，有意偏袒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挑衅行为。2014年“海洋石油 981”事件爆发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反指责中国的行为“具有挑衅性”。^④ 2016年9月的东盟峰会期间，奥巴马公开表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奥巴马政府推进与越南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表明，美国愿意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上发展美越关系。2012年7月，希拉里访问越南并邀请阮富仲访问美国，此举表明，美国愿意接受与越南的意识形态差异并将越南共产党视为合作伙伴。^⑤ 最后，奥巴马政府支持越南加入 TPP 表明，美国愿意进一步加强和越南的经贸联系。尽管越南希望加入 TPP，但是其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

① “Remarks to Ho Chi Minh City Business Community and Fulbright Economic Teaching Program Participant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4,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2/218721.htm>.

② “US Secretary of State Holds talks with FM Pham Binh Minh”, VOV, July 10, 2012, <https://vovworld.vn/en-US/news/us-secretary-of-state-holds-talks-with-fm-pham-binh-minh-94902.vov>.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May 24,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5/24/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people-vietnam>.

④ “U.S.’s Kerry Says China Action in Seas Dispute ‘Provocative’”, Reuters, May 13,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BN0DT0HC/>.

⑤ 段玉俊、陈南进：《越南—美国政治关系（1995～2020）》，河内：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75 页。

和知识产权等领域难以达到 TPP 的高标准，但美国仍然欢迎越南加入，甚至还在越南较为关心的国企改革问题上为越南争取五年的改革时间。^①

奥巴马政府付出“沉没成本”的表现是利用中东撤军实现战略东移。从中东撤军和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耗费了美国大量的物质资源，因而具有可信性。首先，从中东撤军便于美国将军事资源投入亚太地区。^② 2010年8月，奥巴马单方面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已经结束。^③ 2011年10月，奥巴马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表示将在年底撤出剩余的美国部队。^④ 撤军行动一旦开始便难以轻易逆转。即便从2011年开始，美国试图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但始终拒绝派出大规模部队直接介入战争，这实际上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信号，即美国不愿意在中东卷入新的战争。^⑤ 另一方面，美国又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例如，美国分别于2013和2015年向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和P-8波塞冬侦察机；美国还于2014年与菲律宾签署《增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获准在菲律宾本土部署军队。

3. 越南积极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

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并未明显恶化，美国对越承诺和承诺可信性均较高，越南面临的风险小于收益从而愿意积极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越南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积极配合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参与美国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遏华政策。

第一，越南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得到突破与提高，并在中越南海冲突中相互配合。首先，越美政治关系迅速提升。例如，2013年7月，时任越南国家

① 杨耀源：《越南加入 TPP 后的机遇与挑战》，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67页；《美国向越南等国妥协 TPP 设置5年国企改革过渡期》，环球网，2013年8月21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BUv8>。

② 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59页。

③ “President Obama’s Address on the End of the Combat Mission in Iraq”，The White House，August 31，2010，<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0/08/31/president-obamas-address-end-combat-mission-iraq>。

④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Ending the War in Iraq”，The White House，October 21，2011，<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0/21/remarks-president-ending-war-iraq>。

⑤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19~20页。

主席张晋创访美期间与奥巴马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① 2015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历史性地访问美国；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越南，越美双方又同意进一步提升全面伙伴关系。^② 其次，越南欢迎美国在“海洋石油 981”事件上批评中国。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中国。^③ 在当年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论坛上，时任美国防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批评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为并表达对越南的支持，^④ 越南时任防长冯光青在与会期间高度赞赏哈格尔的讲话。^⑤ 同年7月，张晋创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表示，欢迎美国参议院通过谴责中国的声明。^⑥

第二，越南对加入 TPP 具有较高热情。为了适应 TPP 所规定的高标准，越南对较为敏感的国企和工会问题进行改革。越南同意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展开平等竞争，并同意国企信息透明化。^⑦ 越南还根据美国意见承诺为工人提供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的劳工权利。^⑧

第三，越南与美国逐步开展实质性军事合作。首先，越南与美国签署了以《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为代表的多项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声明。其次，越南自 2010 年起与美国建立了年度“海军交流活动”（Naval Engagement

① 《国家主席张晋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越南人民报网，2013年7月25日，<https://nhandan.vn/chu-tich-nuoc-truong-tan-sang-hoi-dam-voi-tong-thong-hoa-ky-bobama-post180849.html>。

②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May 23,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5/23/joint-statement-between-united-states-america-and-socialist-republic>。

③ “U. S. Criticizes Chinese Oil Rig Move amid Vietnam Protests”, Reuters, May 7,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BN0DM1KF/>。

④ *The Shangri-La Dialogue*,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4, pp. 18-19.

⑤ “Defence Minister Thanh Meets US, UK, French partners”, VOV, June 1, 2014, <https://english.vov.vn/en/diplomacy/defence-minister-thanh-meets-us-uk-french-partners-277152.vov>。

⑥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Visits Hanoi”, Embass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y 18, 2014, <https://vietnamembassy-usa.org/news/2014/07/former-us-president-bill-clinton-visits-hanoi>。

⑦ 《越南有足够信心加入 TPP》，越南人民报网，2015年10月9日，<https://nhandan.vn/viet-nam-du-tu-tin-tham-gia-tpp-post244721.html>。

⑧ Ted Osius, *Nothing is Impossible: America's Reconciliation with Vietna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65.

Activity) 的惯例,^① 并多次受邀参与“太平洋伙伴计划”演习。^② 再次, 美国军舰在 2010 年首度进入金兰湾维修补给, 开启了越战后美军舰艇停驻金兰湾的先例。最后, 越南还成功劝说美国完全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2012 年 4 月, 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首次向到访的时任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解除武器禁运的请求。^③ 2014 年 9 月, 时任副总理范平明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时也呼吁美国尽快解除对越武器禁运。^④ 最终, 美国于 2016 年同意完全解除禁令。

(三) 特朗普时期: 强竞争、高承诺/可信性低、越南谨慎配合美国战略

1. “印太”战略与美国对华强竞争

特朗普执政后, 美国通过实施“印太”战略对中国发起了较强的战略竞争。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威胁”美国的权力、影响与利益; 并指责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和“重塑”地区秩序。^⑤ 另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对中国采取了高强度的施压政策, 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在政治上, 美国向亚太国家推广“印太”概念。在经济上, 特朗普政府扬言要与中国在经贸领域“脱钩”并逼迫盟伴在是否使用华为 5G 设施问题上站队。在安全上, 特朗普政府将南海作为向中国挑衅的舞台, 如以“自由航行”为名抵近侦察、发表声明支持南海仲裁案“裁决”、鼓动域外国家介入南海。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施压政策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两国关系明显恶化。

2. 特朗普政府的高承诺及低可信性

在对华高强度竞争的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也向越南许下了程度较高的承

①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Vietnam, “Naval Engagement Activity Underscores Deepening Relationship”, April 7, 2015, <https://vn.usembassy.gov/naval-engagement-activity-underscores-deepening-relationship/>.

② 《太平洋伙伴计划结束在岷港的活动》, 越南加新闻网, 2017 年 5 月 18 日, <https://www.vietnamplus.vn/chuong-trinh-doi-tac-tbd-ket-thuc-cac-hoat-dong-tai-da-nang-post446873.vnp>.

③ 黄兴球:《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禁运, 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吗?》, 澎湃新闻, 2016 年 5 月 24 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3435.

④ “Top Vietnamese Minister Says It’s Time for the U. S. to Drop the Arms Embargo”, Time, September 25, 2014, <https://time.com/3428729/us-vietnam-china-arms-embargo/>.

⑤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2017, pp. 2, 25.

诺。首先，特朗普政府依旧表示将加强与越南的经济关系。2017年5月，特朗普在会见前来访问的时任越南总理阮春福时承诺，将增强与越南的经济互惠关系。^①其次，特朗普政府更为强调与越南在南海开展安全合作。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越南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正日益增强，美国将继续与越南加强在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②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承诺可信性却较低。一方面，特朗普在任内缩减了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规模并加大了对南海的军事部署，派遣航母两度访问越南港口，并利用“对外军事融资”（FMF）项目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③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安全合作上已支付了充分的“沉没成本”。然而，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并发起对越南的贸易制裁，这一片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做法与奥巴马政府支持越南加入TPP的政策背道而驰，损害了美国在越南面前的信誉，表明特朗普政府不愿意在美越合作中“捆绑双手”，从而总体上降低了其对越承诺的可信性。首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TPP使越南无端蒙受经济损失。其次，特朗普政府随意对越南发动贸易制裁。2019年6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越南在贸易上比中国更恶劣。^④2020年年末，特朗普政府对越南木材和汇率政策发起“301调查”。^⑤

3. 越南谨慎配合特朗普版“印太”战略

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明显恶化，美国对越承诺可信性较低，越南认为其面临的风险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谨慎配合特朗普版“印太”战略，具体表现为在维持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同时，尽量避免参与美国的遏华政策。

①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ails Vietnam’s Commitment to Expanding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7,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hails-vietnams-commitment-expanding-commercial-partnerships-american-companies/>.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 46-47.

③ “U. 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Vietna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vietnam/>.

④ “Trump Says Vietnam Worse than China on Trade”, Business Standard, June 26, 2019,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pti-stories/trump-says-vietnam-worse-than-china-on-trade-119062601045_1.html.

⑤ “USTR Initiates Vietnam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ctober 2, 2020,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october/ustr-initiates-vietnam-section-301-investigation>.

第一，在政治上，越南不愿在官方层面正式接受“印太”概念，并且避免在中越南海冲突发生时跟随美国批评中国。首先，越南并没有在官方层面接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概念，而是提出了模糊的“印亚太”（Indo-Asia-Pacific）概念，并同时将美国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糅合进了“印亚太”中，体现了越南在大国平衡外交基础上对这一概念的重新解读。^① 其次，越南在“万安滩事件”中避免跟随美国批评中国。2019年7月爆发的“万安滩事件”是中越自2014年后又一起严重的海上对峙事件。美国国务院在事件爆发后指责中国“破坏了地区和平与安全”。^② 2020年7月1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发表涉南海声明，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与2014年相比，越南在此次危机中不愿跟随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过度批评中国。^③ 对于蓬佩奥发布的涉南海声明，越南仅强调“南海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是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目标”。^④

第二，在经济上，越南对华为5G设备态度模糊，并仍高度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首先，越南没有明确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5G建设。越南主要运营商从安全角度出发选择与爱立信和诺基亚合作建设5G，但同时表示未来仍与华为有合作计划。^⑤ 其次，越南仍高度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仅欢迎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还于2020年签署了RCEP。

第三，在安全上，越南在遏华色彩明显的军事议题上刻意保持低调甚至疏远美国。首先，越南低调参与“环太平洋”军演。越南仅派出八名军官参与2018年“环太平洋”演习，仅将参与重点放在人道主义救灾科目上，并

① 宋晓森、于向东：《越南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应对：以“融入国际”战略为中心》，载《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1页。

② “Chinese Coercion on Oil and Gas Activ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0, 2019, <https://2017-2021.state.gov/chinese-coercion-on-oil-and-gas-activity-in-the-south-china-sea/index.html>.

③ Paul Schuler and Mai Truong, “Vietnam in 2019”,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0, p. 399.

④ “Pompeo Says U. S. Will Back Countries That Say China Violated Their Claims in South China Sea”, *The Global and Mail*, July 15, 2020,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pompeo-says-us-will-back-countries-that-say-china-violated-their/>.

⑤ “Is Huawei a Security Threat? Vietnam isn’t Taking Any Chance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8/technology/huawei-ban-vietnam.html?_ga=2.7140402.1074740415.1696935330-1392264102.1696935330.

缺席了2020年和2022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其次，越南在中美关系恶化时主动取消了与美国举行的双边军事联合演练。2018年10月，越南悄然取消了原定于2019年与美国进行的15项涉及陆军、海军和空军交流的双边联合演练项目。^①最后，越南还通过发布《2019年越南国防白皮书》重申不参加军事联盟、不联合一国对抗他国、不让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不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四不”政策，排除了和美国建立同盟或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可能。^②

（四）拜登时期：强竞争、高承诺/可信性高、越南有限配合美国战略

1. 拜登政府继续对华强竞争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思维，对华竞争强度并未显著降低。一方面，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同时也日渐拥有实力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③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采取了对华危害较大的政策。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拜登政府虽然在公开言辞上不表达对中国的过分敌意，但在行动上却极力遏制中国的物质实力增长。^④在政治上，拜登政府重视联合盟伴力量在“印太”地区打造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⑤在经济上，拜登政府推出“供应链韧性”战略并提出“小院高墙”政策，通过市场封锁、技术封锁和资金封锁等手段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在安全上，拜登政府强调以盟伴体系介入南海问题。拜登政府首先以菲律宾为突破，迫使菲方向美国开放四处军事基地，并怂恿菲律宾升级对华对抗；其次则构筑美日菲、美日菲澳等“小多边”机制，借助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力量武装菲律宾。

2. 拜登政府的高承诺及高可信性

拜登政府继续向越南许下较高承诺。首先，拜登政府盛情邀请越南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提出扶持越南的半导体产业发展。2022年4月，美国驻越

^① “‘Why Did Vietnam Cancel Its Defence Engagements with the US?’ by Le Hong Hiep”,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December 11, 2018, <https://www.iseas.edu.sg/media/commentaries/why-did-vietnam-cancel-its-defence-engagements-with-the-us-by-le-hong-hiep/>.

^② 《〈2019年越南国防〉白皮书》，载《南洋资料译丛》2020年第1期，第39页。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2022, p. 8.

^④ 肖河：《优势认知下的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性质和结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8期，第11~13页。

^⑤ Joseph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p. 71.

南大使马克·纳珀在上任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越南加入“印太经济框架”。^① 2023年9月，拜登在访越期间也特别指出，将帮助越南培养高科技人才、支持越南提升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② 其次，拜登政府在南海争端中片面支持越南。2023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根据卫星图像发现，越南自2021年开始在南海群岛开展大规模岛礁建设。^③ 拜登政府则默许了越南的造岛行为，并未公开批评越南。

拜登政府重新通过“捆绑双手”和付出“沉没成本”的方式彰显其承诺的高可信性，“捆绑双手”体现为拜登政府一上台便迅速取消了特朗普政府对越南施加的贸易制裁。如果美国在未来再一次违背承诺将大大损害美国信誉，因此，这一行为具有一定可信性。2021年7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对越南商品“301调查”的最终结论，取消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2022年6月，拜登还发布公告承诺，在未来两年内不会对进口自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④

拜登政府付出“沉没成本”表现在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在疫情中为越南提供疫苗以及为东盟国家和越南提供军事援助方面。这些行为耗费了美国的物质资源，因而具有可信性。首先，从阿富汗撤军反映了美国将更为专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文件明确指出，“只有我们坚定地把美国锚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并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同强化区域，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推进”。^⑤ 其次，拜登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为越

① “US Wants to Work with Vietnam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Ambassador”, Vietnam Plus, April 20, 2022, <https://link.gov.vn/YDab4R6p>.

②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Elevating 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11/joint-leaders-statement-elevating-united-states-vietnam-relations-to-a-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③ “Vietnam Ramps up Spratly Island Dredging”, CSIS, November 15, 2023, <https://anti.csis.org/vietnam-ramps-up-spratly-island-dredging/>.

④ “Biden to Exempt Tariffs on Solar Panel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24 Months-Source”, Reuters, June 6,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biden-exempt-tariffs-solar-panels-southeast-asian-countries-24-months-source-2022-06-06/>.

⑤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2022, p. 5.

南援助了大批疫苗。^① 最后，拜登政府还向东盟国家和越南提供军事援助。2022年5月，拜登在美国—东盟峰会上宣布拨款6000万美元用于对东盟的海洋安全援助，^② 同时，拜登政府也继续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

3. 越南有限配合拜登版“印太”战略

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并没有明显好转，但美国对越承诺及承诺可信性升高，越南面临的风险与收益相当，因而倾向于有限配合拜登版“印太”战略，具体表现为参与美国的经济遏华政策和部分政治遏华政策，但避免参与安全领域的遏华政策。

第一，在政治上，越南仅同意提升双边关系层次并拒绝对其他敏感议题表态。首先，越南在美国多次呼吁下同意提升双边关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9月，美越在拜登访越期间宣布两国关系升级。而在此之前为了顺利访越，美方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如拜登派遣副总统代替他出席东亚峰会、拜登本人压缩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日程安排。其次，越南公开表示拒绝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2024年3月，越南外交部部长裴青山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表示，越南将继续坚持“竹式外交”，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③

第二，在经济上，越南则几乎全面参与了拜登政府对华供应链“去风险”的各项政策。首先，越南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2023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武文赏前往美国参加“印太经济框架”领导人会议时高度评价“印太经济框架”，称其有望“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④ 其次，越南开始在科技供应链上与美国展开合作。科技是中美战略竞

^① 《300万剂莫德纳疫苗抵达越南，一半运往胡志明市》，《年轻人报》官网，2021年7月25日，<https://tuoitre.vn/3-trieu-lieu-vac-xin-moderna-ve-toi-viet-nam-mot-nua-da-chuyen-den-tp-hcm-20210725092327955.htm>。

^② “Fact Sheet: US-ASEAN Special Summit”, US Mission to ASEAN, May 19, 2022, <https://asean.usmission.gov/fact-sheet-u-s-asean-special-summit-in-washington-dc/>。

^③ “US-Vietnam Relations: A Conversation with Vietnam’s Foreign Minister Bui Thanh S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6, 2024,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4/03/fp_20240326_Vietnam-FM_transcript.pdf。

^④ “President Proposes Three Major Orientations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PEF”, Vietnam Plus, November 17, 2023, <https://en.vietnamplus.vn/president-proposes-major-orientations-for-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ipef/271438.vnp>。

争的最关键“战场”。^① 2023年9月，拜登访问越南期间与越南领导人就半导体制造和稀土开采达成合作意向。^② 其中，半导体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而稀土则是美国目前仍然依赖中国的关键矿物。

第三，在安全上，拜登政府已将菲律宾纳入了自己精心构筑的“小多边”安全机制中，但越南极力避免直接参与拜登政府所构筑的南海“小多边”阵营。2024年4月，美日澳菲四国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美国、日本与菲律宾在白宫召开三方领导人会议，菲律宾甚至宣布将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从而为日本自卫队进入菲律宾领土打开大门；越南则与之形成对比，既没有与美国在南海建立双边或多边联演机制，也没有参加美国在南海所纠集的多边军演，同时也未参与美国与这些盟国共同构筑的多边对话机制。

五、结 论

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遏制中国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国家是否配合其对华的竞争战略。其中，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邻国，越南是美国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和应对中国“威胁”，越南乐见与美国加强合作，但也希望由自己掌握与美国推进关系的节奏，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对美国的政策。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越南对美国的追随程度受到风险与收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越南面临的风险取决于美国对华的竞争强度，而越南获得的收益取决于美国对越承诺及承诺的可信性。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竞争强度较弱，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越南追随美国所面临的风险较小；同时，美国对越承诺和承诺可信性均较高，越南追随美国将获得较大收益。因此，在风险小于收益的情况下，越南得以积极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竞争强度较强，中美关系大大恶化，越南追随美国所面临的风

^① 王辑思等：《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载《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第45页。

^② “US and Vietnam Ink Historic Partnership in Biden Visit, with Eyes on China”, Reuters,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vietnam-elevate-ties-during-biden-visit-with-eye-china-2023-09-09/>.

险陡增；同时，美国对越承诺虽高但承诺可信性较低，越南追随美国无法获得较大收益。因此，在风险大于收益的情况下，越南只能谨慎配合特朗普版“印太”战略。拜登时期，美国对华竞争强度并未减弱，中美关系未明显好转，越南追随美国所面临的风险依然较高；但同时，美国对越承诺和承诺可信性恢复较高水平，越南追随美国将获得较大收益。因此，在风险与收益相当的情况下，越南转而有限配合拜登版“印太”战略。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越南希望在中美间左右逢源，中美关系恶化不符合其利益。首先，在未来，越南或将积极投身于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实施，深化与美方在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同时，越南或将谨慎控制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节奏，避免关系过快升级，且避免在敏感政治议题上轻易表态。其次，中国应与越南合作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领导人间的元首外交和两党间的治国理政交流加强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推进经济合作和促进贸易平衡加强中越两国间的经贸联系并夯实“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最后，中国应尊重越美经济关系发展，但对越南与美国进行的政治配合和安全合作的种种行为，应有所警惕。

Pressure Response, Interest Conflicts and the “Attention-Grabbing” Logic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reation

Zhu Guowen and Luo Tianyu

Abstract: Why do states create weak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are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their intended goals? As existing 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creation cannot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ttention-grabbing” logic of institutional creation to fill this gap. When faced with normative pressure that conflicts with the interests of major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states can create weak institutions to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udiences, making them believe that their demands are being addressed. This allows the state to alleviate short-term normative pressure without compromising its own interests and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This article validates this theory through two cases: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APP) led by the U. S. in 2005, and the Kyoto Protocol led by the EU.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Kyoto Protocol, the US created the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not to advanc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ut to mitigate increasing domestic normative pressure. This logic not only enriches existing 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cre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reflection on the deep-seated reasons behind the inefficiency and death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Weak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 Building; Normative Pressure; Climate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About the Authors: Zhu Guowen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2022 clas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Luo Tianyu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year 2020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tensity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merican Commitments to Vietnam and the Evolution of Vietnam’s Bandwagoning with the U. S.

Fang Xiao and Zhou Fangyin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actively cultivated ties with Vietnam as part of it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ile so, Vietnam’s responses to 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have varied over

time. Following the U. S. introduction of the 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Vietnam exhibited a high level of enthusiasm and proactively sought cooperation; when Trump introduced his vers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Vietnam signaled a more cautious attitude; finally, when Biden introduced his version of the Indo-Pacific, Vietnam once again expressed enthusiasm and a desire for limited cooperation. Vietnam's attitude towards U. S. strategies vis-à-vis China depends primarily on the intensity of Sino-U. S. competition and on the level and credibility of U. S. commitments to Vietnam. The intensity of Sino-U. S. competition determines the risks that Vietnam faces, while the level and credibility of U. S. commitments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 benefits Vietnam stands to ga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low-intensit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high, credible commitments to Vietnam allowed it to reap significant benefits with relatively low risk, leading to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high-intensit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but low-credibility commitments to Vietnam resulted in limited benefits for Vietnam despite high risks, causing Vietnam to be cautious in its cooperation with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ed high-intensit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but has increased the credibility of its commitments, resulting in higher benefits for Vietnam amid high risks, leading to limited cooperation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ontinues over the long term, Vietnam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a cautious "bamboo diplomacy." Its policy actions will vary with fluctuations in Sino-U. S. relations and in U. S. policy towards Vietnam.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a-Vietna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remain vigilant about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U. S.

Key Words: Vietnam-U. S. Relation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Indo-Pacific Strategy; 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s; Bandwagoning

About the Authors: Fang Xiao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Zhou Fangy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